

不可思議的遠古文明

無情事實：人類曾被徹底毀滅過

他們動都不動，轉眼就能看透世界。也就是說，他們從自己所在的地方就能看透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無與倫比地聰明、賢明……”難道是這些人創造了上述來歷不明的知識？他們與我們今天的人類又有什么樣的關係？

第二節 人類的困惑

面對以上這些超越我們已有的知識的發現，人們不禁迷茫，問題出在哪里？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幾萬年以前的人造心臟，奇妙但精確的古地圖，以及一大堆來歷不明的金屬冶煉技術和各種知識。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對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一群使用着笨拙石器的原始人正在那里一邊喝着可口可樂，一邊看着高清晰度的彩色電視機。在不可能的年代里發生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現在，即使是最保守、最嚴肅的學者面對以上一大堆撲朔迷離的資料，也不得不承認：也許我們以往的科學研究把人類早期文明的程度估計低了。這種事實求是的態度固然比以前的夜郎自大前進了一大步，但依然沒有跳出已有理論的圈子。

現在，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人類的歷史，尤其是史前文明史。

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雖然我們在努力追尋每一個歷史事件的真相，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甚至可以不客氣地說，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我們想知道的歷史，或許說是古人想告訴我們的歷史，即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並非是原原本本的歷史真相。為什麼這麼說呢？歷史研究必須憑藉豐富的資料，但恰恰就是在資料上出了麻煩。所有出土的實物資料，本來是最可信的資料，但它卻偏偏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任何東西，一塊出土的人類骨骼化石並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他是誰、多大年紀、怎麼死去等具體的問題，這就需要考古學家的工作。實物資料如此，文獻資料也好不了多少。大部分文獻資料只是前人想告訴你的東西，他們不想告訴你，或者認為沒必要告訴你的東西遠比想告訴你的東西多得多，而且有許多是把錯誤的東西告訴了你。所以，歷史說穿了，它需要用我們的經驗去猜測，在猜測中，有的猜對了，但也有的猜錯了。比如說，我們自認為對唐朝社會的歷史比較瞭解，但1988年陝西法門寺出土了大批唐代文物，絕妙的是還有一本文物清單，是唐人留下的賬本，從中我們才知道，以前我們一直把唐朝許多物品的名稱搞錯了，有的張冠李戴，有的純粹不着邊際。

那麼，歷史是什么呢？不客氣地說，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假設的成份很大，尤其是對有文字記載以前的歷史，現有的歷史學理論大廈實際就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之上的。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歷史學家是怎樣假設的。

一般科學界將文字的出現作為界定文明



迄今為止，在埃及發現的最早文字大約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距今6000年；20世紀20年代，人們在古印度人生活的地方，發現了許多保存在石器、陶器、象牙等物件上的奇怪符號，經過研究判斷，這些符號是一些發音符號，同時還有一些表意符號，可以看作是古印度的文字，它們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20世紀30年代，人們在亞述巴尼拔國王時期的古城市廢墟里發現了一個保存比較完整的古代圖書館，大致相當於國家檔案館，里面保存了2萬多塊泥板，上面刻滿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被稱為泥版文書，它是古巴比倫文化的代表，年代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距今5500年。

中國最為古老的的文字要屬甲骨文，它大的產生於商周之際，它記載了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我們先民的活動。但由於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所以專家推測，中國文字的實際年代可能要更長一些。前幾年，考古學家在遼寧牛河梁一帶，發現了一座距今6000年的“女神廟”遺址，規模宏大。同時出土了許多精美絕倫的文物，其中女神頭像栩栩如生，堪稱工藝品中的上乘，可惜未發現文字。但從其工藝程度推測，這是一個文明程度相當高的遺址，完全有出現文字的可能。

因此，單從文字的出現來看，我們這一代文明只有6000年的時間，這是可以確定的人類文明的最上限。今天我們所有的科學成果，是積6000年歲月發展而來，在此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現與我們今天相似的文明，這就是歷史學的結論。

那麼，人類6000年前是一個什麼樣子呢？沒有任何文字的記載，只有大量出土的實物資料，從這些實物資料出發，加上合理的推測，歷史學家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史前歷史畫面：

60萬年以前，剛剛從類人猿進化而來的人類，他們像一群野獸一樣過着群婚生活，赤身裸體居住在山洞里或大樹上，

用簡單的自然工具，如石塊、木棒等獵取野獸和採擷各種能食用的植物。大約在正萬年以前，他們開始懂得製造工具，把自然的石塊砍砸成刀、斧等形狀，同時他們發明瞭火，知道了熟食。再慢慢地，他們發明瞭結繩記事，發明瞭圖畫。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前，他們有了文字，走出了蒙昧的陰影，迎來了文明的曙光。這就是歷史學家們辛苦構建起來的史前歷史體系。

但我們不禁要問：歷史果然如此嗎？

近100年來，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考古手段日益科學化，人們在以前歷史學家沒有注意到的地方，發現了大量的史前遺址。雖然我們至今無法解讀這些遺物、遺址的正確含義，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這些遺物、遺址的含義與現代傳統史學觀點相去十萬八千里。這一個又一個新的發現，像一把把重錘，無情地敲擊着以往的理論大廈，發人深思。

歷史學體系和新的考古學發現之間巨大的反差就擺在我們面前，它們的衝突是如此的尖銳：人們必須從兩者中間選擇一個正確的，否定另一個錯誤的。其間似乎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問題是，現有的歷史學理論和哲學思維，對這種衝突幾乎毫無辦法。前人在構建我們這一代文明的同時，也限制了人們超文明的思維。完全可以說，舊有的理論和思維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不可能期望從已有的理論大廈中走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怎麼辦？結論是明確的，我們不可能再對此熟視無睹，裝成一副無所謂的坦然樣子，所有的一切，都必須得到合理的解釋。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接受新的考古發現，承認在我們已往的歷史學體系當中有一個極大的空白點（不可否認，迄今為止我們對6000年以前的歷史瞭解得十分有限）。人們正試圖去探索人類6000年以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解決人類文明早期超常規發展的現象。因此，現在科學界不少人認為，人類早期的歷史需要改寫，當前亟需建立一門新的學科——史前文明史。

然而，時間的跨度為人們探索史前文明的努力設置了極大的障礙，我們必須越過6000多年的歷史長河，回訪初民們的生活細節。為此，我們必須對早期人類神話和各種民間傳說格外注意，這是地球上最接近我們將要探索的那個時代的資料。

讓我們重新認識古老的神話吧！

第三節 第三只眼睛看神話

曾有人說，神話是人類幼年時期的童話。的確，古老的神話沒有框框，不受任何限制，古樸自然：盤古一只手就可以舉起蒼天；共工一頭可以碰倒一座大山；夸父兩口就能喝干黃河水；刑天竟然被砍去了頭顱還能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揮動着手臂戰鬥下去。我們現代人可以這樣去思維嗎？絕對不能，別人不笑話你，你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為什麼呢？因爲頭腦中條條多，框框也多，畫地爲牢的人哪有自由可言。

神話究竟有多大年紀？這可說不清楚，你說它有6000歲，不爲過，你說它有2萬歲，也不爲過，甚至你說它只有2歲也行，這就是神話的生命力。

人類在一代一代延續，我們的祖輩在黃昏的時候，向我們講述着這些神話。

而我們成爲祖輩的時候，也會在黃昏時節向我們的後代講述着同樣的神話。只要地球上有了新的生命產生，神話就永遠與這些新生命同齡。

那麼，什麼是神話呢？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並不多，即使有一些回答，你也要千萬小心，因爲現代流傳着許多對神話的誤解，尤其是來自所謂一些專家層的誤解，更是危害不輕，稍不留神，就會上當受騙。現在讓我們不帶任何偏見走進神話當中，你自然會得出什麼是神話的結論。

歷史學家顧頡剛對神話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他認爲，神話是“層累疊加的歷史說”，什麼意思呢？就比如我們從一個地方將磚頭搬到另一個地方，等我們搬完了才發現，最早搬的磚總是在最下面，而最後搬的磚肯定會在最上面。顧頡剛在研究中國神話時發現，中國的神話似乎有以上的特點，越是古代的神，實際上出現的年代越晚，比如說，黃帝可謂中國最古、最大的一個神，開天闢地、創造萬物、創造人類的都是他。但是，黃帝形成的時間卻相當晚，大約在春秋時候才開始形成。因此神話反映的歷史，是層累疊加的歷史。如此說來，神話就成了原始人編造出來的，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地編下去。隨着社會的進步，人們編造神話的本領越來越高，以至於新神話代替了老神話，而我們所看到的神話，可以說都是新神話。

顧頡剛的這套理論，曾長時間影響人們對神話的研究，大家不約而同形成了這樣一個看法：神話嘛！無非是原始人憑着想象編造出來的，聽起來挺好玩的，實際上沒什麼意思。一句話，在

連載二

有些專家的眼里，神話就是神話，根本不能當歷史來看待。

在表面上，神話是宗教的附屬品，那些十分落後的原始人，每當舉行重大宗教祭祀活動時，都要由這個部落最年長、最有知識的祭師們向人們講述從開天闢地以來本部族的神話。現在世界上不少原始部族的神話，都包含在祭神時的祝辭或頌辭當中，比如說，中國瑤族的神話大部分包含在《密洛陀》中，這些神話每當舉行祖先崇拜的“還願”活動時，就由本民族的師公（巫師）唱敘流傳下來。由於神話的這一特點，使它在人們的眼里更加變得像宗教一般的虛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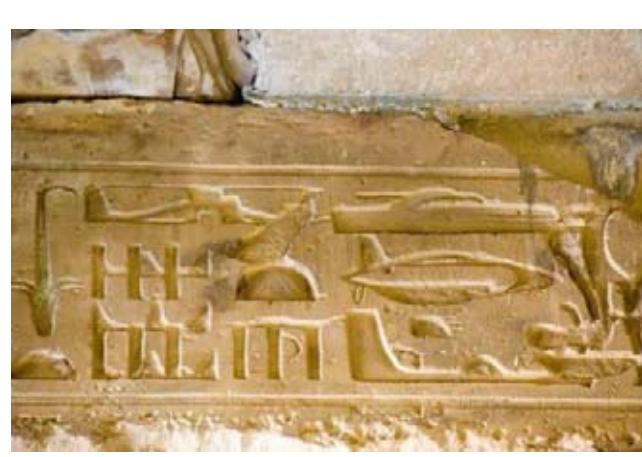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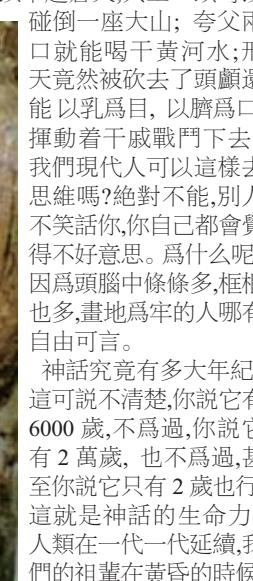
目前，學術界對神話的看法，《中國神話學》可以作為代表，作者說：“現在的神話研究已經不滿足對神話作靜態的現象的分析，而是將神話作為人的本質實現過程中的精神產品，並結合原始民族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狀況進行剖析，從而把原始人創造神話的思維活動作為突破點，以求得對神話的產生、發展、演變、消亡及其性質有較為接近實際的認識。”先別管這段論述多么拗口，但意思還是可以弄明白的，在現代有些學者的眼里，神話就是原始人的精神幻想，或某種特殊心理活動下產生的東西。

在這一認識下，對神話的研究出現了某種極不正常的現象，例如，自古相傳，月亮與蟾蜍、白兔有關，《西遊記》還把這一傳說演義成一個故事，說唐僧師徒在前往西天取經的途中，遇到月宮里的白兔下界爲妖，用搗藥樣大戰孫悟空。對於這個神話應該如何來解釋呢？

現在的一些學者是這樣解釋的：月亮只在晚上出來照耀大地，而蟾蜍也一般是在晚上出來活動的，故而古人把蟾蜍和月亮聯繫在一起；月色是銀白的，而兔子也是白色的，故以月比兔；月亮29天圓缺一次，而兔子由交配到產仔的周期也剛好是29天，故月與兔有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如果神話像水面上飄浮的一片樹葉，那麼它也不是神話了，我們似乎低估了原始人的思維能力，這些解釋的背後，就是認爲神話是原始人幻想作品的念頭在作怪。

事實上，神話遠非人們想象得那樣簡單。神話從本質上講，它是信息積累和信息傳遞的手段，在這個意思上，將神話理解成爲歷史記述的一種形式似乎更加準確。因爲我們相信，神話出現的早期並非出自某些人的有意編造，它應該是人類認識和經歷的真實再現。恩格斯認爲，原始宗教是自發的，而自發的宗教“在它產生的時候，並沒有欺騙的成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28頁）。恩格斯對原始宗教的論述也一樣適用於神話。神話是口述歷史的一種形式。

當然在神話的形成與傳播過程中，由於認識水平的局限，由於人爲編撰的過失，也由於神話自身在發展中也需要融合、消化、兼並其他同類型神話的內容，導致神話一方面走失了原來



的重要標誌，通常人們把文字出現以後的歷史稱之爲人類文明史，而把文字出現以前的歷史算爲史前史。從上一個世紀，世界各國開始對上古文化進行大規模的考古挖掘，集一個世紀以來的考古成果，人們發現文字出現的時間並不長，最多不超過6000年。按照文明發展的程度，學術界將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四國排在首位，號稱“四大文明古國”。



的模樣，另一方面嚴重扭曲變形。但無論如何演變，它口述歷史的本質則不會變。

當西方學者來到古老的非洲大陸的時候，他們很快便意識到，無論怎樣強調口述歷史的重要性都不爲過。他們發現，落後的部族對口述歷史的重視程度遠遠超出現代人的想象之外，他們把口頭傳說不單單看成是知識的傳播，而是把它當成一項神聖偉大的事業來做。

未完接下期